

本
期
导
读

B18 当闺蜜绕过了自己

B19 鹦鹉恋情

Family Weekly

家庭周刊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88 期 | 2013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责编: 吴南瑶 视觉: 叶 聆

B20 董健 董鹏飞
裁缝老爸与学画的儿子



一路向北
请与我一起注视北极

◆ 长城

◆ 王叔

一对夫妻，两台相机，一辆车。自 2005 年起王建男就开始了这种“极端行动”，8 年时间，他和妻子背着相机、行李和大米，17 次进入“北极人文圈”，行走在北极 8 国 103 个人居点和生态区，拍摄了 3 万余张照片，写下百万余文字，留下世界最北端正正在发生和即将消失的记录。

1. 酋长戴上了棒球帽

2005 年夏天，王建男在温哥华。一天，妻子吕晓琦转给他一个《北极探险记》的帖子，内容是一位华人网友分享自己从加拿大北部直抵北冰洋的探险之旅。自嘲为“孤陋寡闻”的王建男第一次感受到

北极原来这么近：北极圈可以驾车进入，起点竟距离他当时所在的温哥华仅 1000 公里。王建男的神经被触动了，而记者出身的妻子与他几乎是异口同声：“去北极看看！”经过几个月的准备，2005 年 10 月，55 岁的王建男和吕晓琦从温哥华出发，从加拿大育空领地首府怀特豪斯，经道森和伊努维克，最终到达北冰洋边的塔克图亚克图克。

第一次踏上北极的土地，眼前的景象颠覆了他的预想。来迎接他们的因纽特图克部落酋长戴着棒球帽、穿着夹克衫，热情地向他们招手。这是事前联系过的好的因纽特酋长吗？这个叫罗杰·格鲁本的酋长和妻子开了一家旅行社，经营他们所居住的图克村的周边旅游。在这里，大型连锁超市、酒吧、撞球室就开在北冰洋旁边，年轻人脖子上戴着十字架，吃着包装食品。

这怎么会是北极呢？爱斯基摩人怎么会是这样？那些在王建男脑海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北极图像，也是他本打算此次用照相机亲手记录的图景——那些千里冰封、那些吃生肉住雪屋、着兽皮大衣、坐狗拉雪橇的爱斯基摩人到哪里去了？

置身信息错位的北极，王建男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：“拿起相机考察北极地区的生态现状，把真实的北极记录下来、传播出去。”王建男为自己的行动起了个名字：“环北极生态摄影观察”。所谓“环北极”，就是“北极人文圈”里的所有标志性人居点和周边地区。“北极人文圈”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根据北极原住民居住现状划定的区域。这个区域涵盖了加拿大、丹麦、芬兰、冰岛、挪威、俄罗斯、瑞典、美国 8 个国家在北极地区的领土，面积约 2700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360 余万。这个庞大的计划意味着，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王建男必须再次转换人生角色——“真北极”探索将成为他的又一“活法”。

2008 年，王建男沿巴芬湾第 3 次行走北极，在一片空旷荒凉的冰原上，看到一小块苔原植物带来的色彩，他不禁扑了过去，趴在地上一通猛拍。这些匍匐方能仰视的生命，每年长出冻土的时间只有短短十来天，但是它们一直顽强地与冰原一起存在了千百万年。王建男突然意识到，从北极最小的苔原植物到因纽特人，在严酷寒冷中生存下来的生命，难道不是最值得记录的吗？特别是正在消失的原住民文明。

从此，向北、向北、再向北——截至 2013 年，一发而不可收的王建男已考察北极地区 17 次，行走在北极 8 国 103 个人居点和生态区，拍摄了 3 万余张照片。王建男坚持排除艺术创作的思维和先入为主的意向，坚持以人居点为核心适当扩大到周边生态区域的拍摄路线。“我不能带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堆砌一个莫名其妙的北极，更不能为逢迎市场去装扮一个时过境迁的北极。只有用客观的心态记录当今北极的主流生态，我的行动才有价值。

2. 发源于内心地敬畏

猎鲸是因纽特人一个重要的传统，但由于鲸的数量不断下降，各国的捕鲸活动受到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严格限制，每年因纽特人只获得一定的限额，以满足他们“传统和生存的需要”。“想记录猎鲸是因为，在北极圈猎鲸要求用传统方式，不能用猎鲸炮、猎鲸枪，只是用矛，这是因纽特人即将消失的传统习俗。”

遗憾的是，王建男去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赶上猎鲸，有时季节不对，有时猎人已经出发或者刚回来。但王建男拍摄到了因纽特人围猎麝香牛。在北美的苔原上野生着约 8 万头麝香牛，它们是因纽特人的传统猎物，加拿大的因纽特人自食捕杀麝香牛不受限制，但商业性捕杀则需要配额。

2011 年 4 月，王建男来到加拿大北极小镇剑桥湾，他要拍摄因纽特猎人和麝香牛。此前，他在网上搜索关于剑桥湾的信息，每一个能找到的联系方式他都发邮件咨询、求助，但得到的回复寥寥。在例行公事地给当地一个村子的官网发送邮件后，他意外得到了回复，这也是去北极十几次中得到的第一次“官方回复”。一名当地政府的文书说，他的亲戚是猎人，可以去那儿看看。

那天，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气温下，王建男和妻子缩在雪地摩托拉的爬犁里，跟着 23 岁的猎人瑞恩去狩猎。他们遇到了 8 头麝香牛，反复围追后一头麝香牛渐渐落在了牛群后面，它最后不再狂奔，而是转身踱步，在瑞恩的枪口前大约 50 米停下了脚步。枪响了，麝香牛似乎毫无反应地站在原地，但十几秒钟后，慢慢侧身倒下。王建男有些难以接受眼前的残忍情景，瑞恩却告诉他，反复围追而不急于开枪，目的就是要淘汰那些迟早要被野狼吃掉的老弱病残麝香牛。

王建男决定要加快前往北极的脚步。“不论后人觉得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不应该，我都把它们记录下来，若干年后人们翻到这些照片时才有可能说：这家伙用影像留下了 21 世纪初叶的真北极。”

北纬 77°28'，距离北极点约 1000 公里的卡纳克是世界最北部的人类永久定居点。村长乌勒出身渔猎家族，而他现在不做了。“噪声与空气污染，使猎物远离定居点。长途跋涉加大了狩猎成本，狩猎往往入不敷出。卡纳克的职业猎人曾经大约有 400 个，而目前只剩下 40 多人。”当现代化的模式日渐深入北极，渔猎文明便自然地被驱逐了。“因纽特是游牧民族，他们习惯在游猎中生存，定居对他们是好事吗？”王建男说。

在只有 1500 人的加拿大北极小镇剑桥湾文化中心，十多位 60 到 80 岁的因纽特老妇常年在这里制作因纽特工艺品和传统服装。这些老人讲因纽特的方言，这是她们愿意聚集在一起的原因。他们的家庭大都是几代人共享同一个镇屋，一户住家里有十多名成员，三世同堂、四世同堂是因纽特人的传统乐趣。



3. 生命不该重复一种模式

无论穿越相隔几百公里的村镇，还是途经几千平方公里的无人区，年逾半百的王建男夫妇既不租卫星电话，也不租 SUV，经常只租用最低廉的小排量轿车，一路朝着北极光拼命奔跑，无数次翻进雪坑或水坑，无数次与死神擦肩……为拉近与原住民的距离，夫妇俩选择用原住民日常交通工具丈量这片神秘土地。“狂妄地说，我想把北极所有有人的地方都去一遍，我太太说我彻底疯了。”

王建男颇具“色彩”的人生，可以从他 1966 年 4 月考上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艺术学校——鲁美艺术附中开始。一个原本有希望成为艺术家的少年，此后的人生却是搬运工、农民、中学教师。1976 年，他终于又和艺术沾了边儿，被哈尔滨日报聘为摄影记者。因为工作出色，又赶上中国 30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，王建男迅速从一名普通记者成长为哈报集团社长……他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总部演讲报业改革的中国报人，还成功在纽约世贸大厦举办过个人新闻摄影展……事业巅峰之际，王建男辞去哈尔滨日报社社长职务，4 年后去了加拿大，做了加拿大第一家华语网络电视台。

17 趟算下来，王建男夫妇的花费一共是 10 万美金，也就是每个人三十万人民币，每一趟两万多人民币，控制成本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。

困难当然也是有的，2009 年，第 7 次北极之旅，王建男和吕晓琦策划寻找迁徙驯鹿。他们计划驾车穿越北极圈，并穿过 600 多公里的无人区。当地租车公司提醒他们，安全的选择是大货车、越野车、皮卡，并要配备卫星电话，但这样的费用超过预算几倍。王建男坚持租经济型轿车，只带了一部手机。“妻子当时对我舍命不舍财的做法很不满，但她并没有说什么。”返回的路上，厚厚的大雪覆盖了公路，路基和山坡连成一体，王建男只能根据行道树的位置确定哪里是能走的道路。尽管小心翼翼，车还是在一个转弯处滑进路边的排水沟。水沟只有半米深，但由于车子是前轮驱动，车底盘又低，怎么也开不出来。

这时，吕晓琦打开行李，拿出了一把折叠铁锹。这是她出发前拿出了自己的换洗衣服，腾出空间放进行李箱的。两人连铲带挖，一小时后终于把车开了出来。上车以后，吕晓琦什么都没说，没埋怨一句，为他打开 CD 机里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，两人继续前进。

为什么对北极这么痴迷？他似乎也说不明白，但他知道自己正在“做一件事”。王建男今年 63 岁了，而北极还有那么多回合在等待他。“还有 100 多个小规模的人居点没去，咱们一个 一个慢慢去。”他对妻子说。

